

流年

謝家宜

還俗

「既然再獲人身，
願不浪費生命。」

風塵蓋日，古寺被黃土蓋上一層薄紗，只隱約可見，眾人齊集於寺中大廳，誰也不願離開。

喇嘛索列從後一拍，嚇得天敦直跳，畫筆一脫，落在壁上的佛像，他急不及待用手企圖抹去油墨，佛像面上花了點。「我已畫上大半天了……」天敦一臉感傷，索列卻鬆鬆頸，左顧右盼：「知道嗎？喇嘛摩吉被家人帶走了。」

寺院神壇酥油香光火不盡，上師正替燈添油，男人將一疊紙幣投進香油箱，再默然走向他跟前。

「是早三天的事。跟你一樣，住進來才三歲。」索列靠近他耳邊：「寺院窮嘛！粥少僧多。再說他又不是哪位大師的轉身……我見他離開時，表情滿高興，他大概也想念家人，上師見了心軟，不好意思把他留下。」

這種情況頗為罕見，天敦一時難以相信，注意力已不再放於壁畫上。

「天敦！」上師從外直叫，兩人對目相視，只見上師身旁跟來一身打扮樸素的男子，大概來自國內。見上師走至他跟前，欲言又止，天敦張口呆望，眼神浮游於上師與男人之間。

「這是你的爸爸，來送你回家……」上師終歸開了口。

是夢？天敦眼前一矇，手持的畫筆停於壁上，紅色顏料開始向下流，正染污上好色的佛手。

男人一手拖著他的手肘，步出寺院，走向一架放滿蔬果穀物的小貨車，頭也不回便開車，索列跟其他喇嘛從寺院跑出，眾人迷惑地對視，再望向車內。塵埃很快已遮蓋眾人的面孔，寺院亦遠得見不到輪廓……

眾生

車程長得令人難受，貨車駛至一片黃田，男人將昏睡的天敦推醒，便下車向遠處大叫：「忠青！二幹！」他一直緊貼貨車，卻不停環顧四周。田中跑來兩名十五六歲的少年，身材瘦削，正替男人提出車上穀物，還不時打量天敦。

這是一間三百呎木屋，室內還有一名三四十歲孕婦，坐於角落編製拖鞋。男人偷看婦人的反應，再輕聲向他說：「五弟，她是你媽，外面那兩個是你哥……」天敦微微點頭，「五弟」似乎是他的俗名。男人再望望婦人，才轉向他：「休息一下吧，明天才幹活……」「有什麼好休息！」婦人突從後吼叫，男人頓時無聲，急步出外工作，屋內只剩他倆。

天色像沒意思變暗，天敦狼吞手上的糲粬，婦人見他吃得津津有味，淡然輕道：

「你被帶走的時候，你的媽已經不在了。我不可能跟她一樣疼你，你最好別跟你哥氣我，到時候我可不懂留手，知道嗎？」

天敦緩緩放下糶粿，暗想往後的日子怎樣過……

清晨五時，天敦雖有意強止，卻不停打瞌睡。他手提比自己還要高的農具，笨拙地抓向泥地，陽光無意休息，一直在他身上胡亂踐踏。

母親提來午飯，兩兄放下農具，一打開，飯上只得幾絲白菜，二幹不滿地嘮叨。一輛兩層車駛至屋前，父親步出，迎接正下車的城市人。他似乎特別高興，又特別緊張，交涉其間，亦不忙叫向田中工作的天敦：「五弟！累了便休息一下，吃個飯吧！」

天敦放下農具，緩緩地走向兩兄那處，將盛飯的籃子拉近，再迅速地提起白飯狼吞。父親與城市人走近，天敦向他做了個合掌手勢。「五弟！」父親隨即喝止，城市人反之更為喜歡，他彎下身，向天敦問好：「小弟弟你好！我是馮輝，馮教練。」眾人緊張起來，停止手上的工作。

「你幾歲？」

「八歲。」

馮輝滿意地點頭，打算伸手拖，父親一拉，緊捉住天敦：「先付錢嘛！」馮輝提出一百元，遞給他。父親顯得不耐煩：「不是這個價吧！」馮輝再提出五十。

難道把我送回寺院？天敦胸口一熱，任由馮輝領他上車，只見車上還有七八個小孩，最小的似乎只得四歲，大部份是女生，只有一個同齡的男孩。天敦頓時心灰意冷，從衣中提出那褐色的佛具，回首朝向北方的寺院凝視，汽車卻駛向南方，天敦吐了三次，終歸停下，眼前卻是個簡陋陳舊的場所，男孩見他不懂字，豪氣地指向門牌：「廣·州·武·術·訓·練·基·地！看懂嗎？」

幻業

這時已是炎夏，蟲叫聲特別大。眾小孩操練完畢回宿舍休息，卻見房中多了個十七歲的青年，一副剛睡醒的樣子，生硬地做熱身運動，眾人不約而同地打量他。青年身穿藍衣灰褲，毫無書卷氣。他一轉身便笑道：「大家好！我是你們的暑期教師！叫我貢久吧！大家別太生疏！」

貢久被五時的早課吵醒，練習場沒有風扇，也沒開窗，熱烘烘的，貢久一步也不敢踏進，只於門外觀賞。

不久他的表情開始變硬。

閘門鎖得緊緊，馮輝手提斷成兩節的長竹，不斷揮向那班四至十二歲小孩的腿部。小孩沒露出痛感，只不停操練。

下午練習變得更為激烈。只見兩個男孩，一高一矮，練習自由對打，矮小的男孩一直閃避，沒有還擊，馮輝見狀，向其不停揮竹。他的口部開始流血，面上仍毫無懼

色，凝視遠方，喃喃自語，門外突傳來貢久的聲音。

「教練！可以過來談一下課程的方向嗎？」

「你不見我在忙嗎？」馮輝不理，繼續打罵。「有什麼不滿可扣我人工！」見貢久毫不猶疑地答道，馮輝轉身疑惑地睨視他，終離開練習場。

天敦被帶回房，口部還含血絲，他按捺不住哭起來。其中一人不耐煩：「別哭啦！有什麼好哭！」。他一舉頭，眼前盡是一臉板黑的孩子。馮輝從外喝了一聲，孩子們慌忙跑回練習場。天敦被馮輝直瞪：「死得未呀！還不出去？」

「教練，外面有人找你！」貢久突然站於他的身旁，馮輝轉而怒視他，便憤然轉身離開，貢久從他的褲袋中偷去兩支煙，再從天敦身邊走過，上床提出打火機，閑坐於椅上，點起煙。天敦的視線停在香煙的盡頭。

「還痛嗎？」貢久敷衍地慰問。天敦微撫額頭的傷口，搖頭微笑。貢久一見他身旁的佛具，好奇地提起：「是什麼玩意兒？」

「是小轉輪！」天敦驚訝竟有中國人對他的小轉輪感興趣。

「哦！」貢久無意追問，便隨手放下，卻見天敦興致勃勃道：「是喇嘛用的！」

「是嗎？」他故作深思。「印度的喇嘛？」

「西藏！是西藏的喇嘛！」

貢久聽罷，昂頭皺眉：「哦，西藏喇嘛……」

他深吸一口煙：「我為什麼沒想到去西藏？」

天敦聽到這句話，心直跳，雙唇微顫：「你要去西藏嗎？」

貢久沒理他，轉身便步出屋外，小孩的叫喊聲響盡四周。

夜半兩時，天敦睡醒，隱約聽到整理衣服的聲音。緩緩坐起，見一人從上格床爬下，無聲步向門口。「老……」貢久迅速按向他的嘴巴，作了個「不准作聲」的手勢後，已不見人影。

馮輝的辦公室一片漆黑，貢久利用發出微光的小電筒到處搜尋，於左下角的小箱發現夾萬，貢久照向牌子。「紅方牌？我不知已開過多少遍。」說罷已將夾萬打開，提出大量金錢，臨走時還提走桌下一袋香煙。步出之際，被呆站於走廊的天敦嚇倒。

「你打算去西藏嗎？」天敦一直放在心裡。

貢久不屑回應，擦身而過。

「你真得要去嗎？」聲音顯得更大。

貢久隨即皺眉，走近他：「輕聲一點兒！」後到手的紙幣中給他一點企圖作掩口費。「我不要這個！」見他傻呼呼，貢久沒好氣，取回紙幣後便迅速走向閘口。當他轉身伸手抓出閘門之際，天敦卻上前攔截，貢久呼一口氣，突將他一併推上。

馮輝於大房內突醒來，手提電筒走到男宿舍，照了照，便緩緩步回睡房。

無常

「貢久！」小程走進衣店內，笑容猥瑣。貢久睨視他，故意走開，隨手從衣架上挑了件給天敦。「是這件嗎？」天敦見是少林裝，猛然搖頭，繼續認真地在架上找尋，貢久以沒趣的眼神向他橫掃兩下。「不認得我嗎？」小程的語氣突變得友善，貢久方才回望小程，低頭一笑，兩人坐於門外抽煙。

「怎麼來了廣州？」

「我剛想問你！」小程眼瞪得特別大，指向站於衣架間的天敦：「你怎麼帶那傻頭傻腦的傢伙在這種地方挑衣服？」

「我的小嘍囉！」貢久半開玩笑：「先對他好些，日後就不難控制！」天敦手拿喇嘛

服走過來，小程苦笑一下：「你的眼光真特別……捍仁呢！？怎麼不見他？」

「大概死了。」

「什麼！？」小程一時無法接受。「怎麼死了……深圳那邊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貢久有意轉換話題……

去年夜冬，深圳來回娛樂城一所的士高內，音樂依舊吵得聽不到人聲。十幾個少年手扶巨型喇叭，頭搖得比音樂的節奏還要快，紙幣和丸仔在杭幫小混混的手中打轉不停……

貢久緊跟捍仁，摸黑來到的士高的辦公室。捍仁扭開枱燈，一下子坐到大椅，再使力打開椅旁的鐵箱：「打開了！這老頭總想不到我們有此一著！」眼見他從鐵箱取出一疊疊的人民幣，貢久站於辦公枱前，沉重急速地呼吸著，不停打量門那方。捍仁回望他，譏笑道：「你怕什麼？這些錢應該是我們的，老總卻吞了！跟著他遲早垮掉！咱們還留下幹嗎？來！去吃一頓好的再作打算！」

兩人步出大樓，竟見幾名同幫兄弟憤然跑來。他倆先是愕然對望，隨即轉身逃跑。於黃中帶綠的微光下，幫會的青年貼著追上，貢久走於前方，不停回望無法跟前的捍仁。他們跑入破樓，捍仁突將貢久抽進一房，那是間女人閨房。兩人壓制喘氣，保持沉默，外面幸沒絲毫動靜。

「他們怎樣知道？」

「還不是有人通風了！」

「是哪個傢伙……」捍仁憤然將錢放進床頭櫃：「看他們能搜出什麼！」

「你還想給他們逮到嗎？」見貢久罕有地怒罵，捍仁笑撫貢久的肩膀：「別氣了！我出去看一下，你跟錢留在這兒，行嗎？」

貢久一直在等，只是捍仁沒有回來……

貪慾

天敦一見寺院，便興奮地跑進去，幾名國內遊客見他一身喇嘛裝，隨即包圍拍照。貢久坐與一旁抽煙，見天敦得到五十元的打賞，即從手上奪去。

「坐下！」貢久將紅膠袋丟到地上，天敦困惑地回望他。

「你不是要坐禪嗎？」天敦緩緩坐下，閉上眼睛念經，動作帶點勉強。他隱約聽到金錢的撞擊聲，睜開眼，膝上竟有一堆金錢。

「別望！」貢久於身後閑坐監視著。

天敦再度睜眼，膝上的錢全失，貢久亦不知跑到那裏去。他心慌起來，不停環顧四周。

貢久手拿兩包新買中華牌香煙回去，卻不見天敦，詢問身旁的精品店員，卻問不出什麼。途經後巷，見四名大漢一同提走不停搖動的紅白藍膠袋，貢久緩緩走近，赫見袋內似乎藏有一人，可絲微聽見小孩的叫聲。

「不會是他吧……」貢久深吸口煙，胸口直跳。

天敦藏於膠袋內，被大漢拿上小型貨車，車上傳出切割聲和天敦的慘叫……

貢久驚醒，赫見天敦坐於床邊。「我把你的小嘍囉帶回來，該感謝我吧！」小程竟坐於房內閑看報紙，他替貢久找了這飯店，現住於隔壁房間。

貢久聽罷轉身背向兩人。小程推開天敦，走上前輕道：「我最近有一批貨，較難脫手，想找你幫忙。」見貢久沒甚反應，小程再坐近：「我都知道了……捍仁是給鄉幫處決吧。這批貨不是他們，我自己找的。對方將錢藏在不同地點，只要將貨放進再取走錢就成，公安跟得我很緊，我不方便，可回本很高，又不想放棄……」小程一瞥天敦：

「整天帶他閒逛也賺不到錢的……你不想調校一下他嗎？」

「我要你教嗎！？」貢久瞪向小程，再轉頭。

小程面有難色，突聽見貢久問：「可賺多少？」

貢久選擇白天行動，廣場人流不絕。他脫下恤衫，靠近天敦，替他穿上：「轉右面有個垃圾桶，提起它，有錢在底下的話就放這包進去，沒錢的話就折回，懂吧？」天敦緊握手上的一袋丸子，丸子以黑袋密封。

「是什麼？」

「是藥吧。」

天敦嗅了嗅：「味道怪怪的！不太像……」

「我現在叫你研究嗎？」貢久瞪向他：「可以出發了嗎？」天敦有點不願，走近垃圾桶，彎身提起，似乎沒人理會他的舉動。見地上只有小包，天敦便折返。

「笨蛋！你不懂打開看看嗎？」

天敦急轉身，打開小包，內藏一疊人民幣。他慌忙從身上提出白色小包，笨拙地將它放至底下，手卻被垃圾桶夾到。貢久見他完事，提錢細數。

天敦低頭不語。

「幹嗎不高興？不是要去西藏嗎？沒錢怎去？」貢久一臉理所當然，最關心的終歸是手上的錢。

時已深夜，天敦從遠處跑來，掏出身上小包，遞給貢久。兩人背向草叢閑坐，貢久正拆開小包。天敦凝望他，欲言又止。

「我不想再幹了，黑袋內的似乎不是什麼好東西……」

貢久聽罷停頓細數，望向他：「那你認為是什麼？這裡不是寺院！沒有香油錢！我們只靠這些糊口！虧你是個喇嘛！自視高

尚！不想想民間疾苦！你有當我是朋友嗎？有嗎？連朋友都不相信！真是白念佛經！」

天敦聽罷答不出來。

「見到前面的大漢嗎……」貢久迅速地吩咐著天敦。大漢站於後巷，見走來的是個小孩，不屑地笑。

「我是杭幫的。」天敦努力地故作鎮定。那人聽見是「杭幫」，隨即進行交易，不敢耍花樣。貢久見一切順利，接著便到較亮的公廁。天敦走向左面第二格，輕敲三下，開門的竟是同齡的男孩。

「我是杭幫的。」

「我知，毒品呢？」男孩明顯不是個老手。

天敦聽見「毒品」一詞打了個突，身體微震。「不交易嘛？」被男孩一叫，他恍如從夢中驚醒，動作顯得笨拙。公廁的收費處傳來雜聲，男孩隨即奪去天敦手上的小包，企圖抓窗離開。兩名公安突入，只見天敦呆站，隨即被公安捉抓，另一男孩正跳出破窗，公安衝上前，卻被男孩逃之夭夭。天敦被帶走，沿途不見貢久。

業障

小程打開門，見是天敦，有點愕然。小程弄熱杯麵，天敦吃得很急……

公安找不到罪證，天敦被放出拘留所，緩緩步至廣場、購物區、行人大道。星期日的中午，人山人海，公安打算從後跟蹤，卻追丟了。

「貢久還在外頭，該差不多回來。」天敦裝作沒聽見。門鈴響起，小程開門，天敦身體微側，窺探門外人。貢久走進，沒說半句

話，突見天敦，欲言又止，停滯於房中的小走廊。

小程打破沉默：「貢久，天敦等你一個鐘了……」

「我沒等他！我不等騙人的傢伙！」天敦沉不住氣，聲很響。

「你說什麼！我哪有騙你！」貢久聲更大，小程上前阻攔。

「你竟不告訴我這是毒品！」

「誰告訴你是毒品！」

「好了貢久……你該先告訴他嘛。」貢久瞪視小程：「誰叫你火上加油！」

「騙子還要理直氣壯！」天敦直衝進廁所：「我以後跟小程住！」貢久用力踢向廁所門：「你最好別跟來！」

「好了好了，天敦先住在這裡吧。」小程企圖制止著。「你也別太動氣，那批貨跑掉就算了，好嗎？」

報攤上有多款中國地圖，貢久選了很久。報販雖不耐煩，卻不敢遷怒他，便故作友善：「先生，想到哪裡？」貢久一臉尷尬：「唔……西藏。」報販從中挑了最昂貴的一個：「這個最仔細。」

貢久返回飯店，見清潔工人正執拾小程的房間。

他心中一念，衝下服務處詢問，小程果然已退房，天敦也不在。「他要天敦幹嗎？」貢久不停在腦海推測，腳已跑到小程打滾的地方。

他認得幾個與小程一夥的少年，揪起其中一個，迅速將刀片頂向他的頸部質問。「我哪知道？那麼……他好像幹了些勾當！老總賞識了，便調回去！現在好像負責挑些少年入會做事……人應該在深圳來回賓館，那邊你應該比我們熟吧！」

前往深圳的火車上乘客不多，貢久坐於窗旁，面向窗外，正揣摩著如何整治那傢伙……

「你認為我不敢回到深圳嗎！太小看我！」貢久走進來回賓館，一見小程，將刀片頂向他的頸部。

「那只是個小廝……我們的友情不是更重要嗎……」

「別跟我來這套！天敦在哪？」

「不不要！你連捍仁都出賣了……何況一個小廝呢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！」貢久推出刀片，小程一急：「地牢！在地牢！」

「他們挺吵！」壽兒滿不耐煩，卻不停向外張望。先見小程衝入房間躲避，再見貢久使力逃出，卻被其他小混混阻止。「貢久！」壽兒難掩興奮，走上前，雖嘴裏罵貢久竟來搗亂，手卻不停推開其他人，貢久脫出走離走廊。小混混氣沖沖：「你有種！」壽兒擺出一副不屑臉。

貢久猛然打開閘門，房內不止一人。天敦的手被鐵線纏於水管上，面上有明顯傷痕，一臉累容。其他少年見門一開，便趕忙逃出。貢久替他解去鐵線，天敦的呻吟聲可絲微聽見。

嗔恚

貢久推開窗，散散霉氣，房間不大，只有一張床。各房之間相隔很近，深夜不見寧靜。

天敦驚醒，一見貢久，反身側睡。「你的……」貢久掏出佛具，那是從小程的房中拾回。天敦轉身一手奪回，再轉回去：「我要睡了！」貢久沒奈何，關上燈，竟想起家人……

那年還是十四歲，貢久穿著校服回家吃

飯。入屋後見家人圍住飯桌，神色各異，兩兄掩面而笑，父親沉氣不語。

「還未開飯嗎？」

貢久不解地走近，驚見日記攤放於飯桌上，有點破，像被不少人覽閱過，再往下看，竟是和悍仁的親熱偷拍照！貢久面色一沉，失控地將桌上的一切掃入懷中，隨即衝回房。母親一聲號令，傭人擋上前，令貢久禁步，他驚悸地回望母親。

「我說你可以回房嗎？這全是我找私家偵探拍的！怎麼樣？竟公然與郭八的兒子在街上鬼混親熱，要大家陪你丟臉？現在我就攤放出來給大家看看，還你心願！」貢久受不了辱罵，衝出屋外……

當他冷靜下來步回家中途，遠見傭人正燒毀自己的東西，母親在旁監視：「好！出去就不要回來！少一個不少！」

天敦輕輕坐起，見貢久睡得很熟，掀起被，打開他的腰袋，小心翼翼地提出錢。悍仁的證件照從袋中跌出，天敦細觀兩眼，小心放回，走至窗前，在地上將錢分數。天敦將一半收起，另一半放回腰袋。

他走至火車站，售票處職員解釋火車只到青海，須再轉車往西藏。

「前往青海的火車半小時後才到。」職員頗有耐性，天敦思前想後，最終購了票，打算入關之際，赫見壽兒默然走上前。他將一袋東西遞給天敦，裏面全是零食，底部放了地圖。

「起碼坐上一日一夜，有點小食比較好。還有地圖，我用不著。」

壽兒掏出一疊似曾相識的紙幣，塞入他的衫袋。

「你的錢只夠這程車，到西藏也要用錢。」

「貢久知道了嗎？」

壽兒搖頭。

「看來他不會放過我……」天敦低頭道。

愚痴

「你是不是有個地方特別想去？」

位於隔離旅遊精品檔攤的店員周靜好奇地問。這是杭州寒山寺，門外人不多，貢久於旅遊精品檔攤內趁空閑查著半破的旅遊書。

「沒有。」貢久不想多談，將書收起。

那時不是旅遊旺季，貢久張開書蓋面睡，突大叫：「你碰什麼！別以為我看不見！」眼前來了一名身材肥胖的中年婦，衣著光鮮，手拿精品，打算放進袋裏。周靜正好手提飯盒回來，見兩人對望良久。

「想不到你還能若無其事地回來。那臭傢伙呢？不敢出現吧！」婦人好像話中有話。貢久突站起收拾檔攤，婦人見狀，非常不滿：「你給我停下！丟臉的不肖子！我問你捍仁在哪！我要把他送官！」

「你到地府找吧！別在這兒亂吵！」

婦人想了想，面色一變：「他死了？」見貢久不語，只一瞥她，笑道：「這傢伙自遭天譴！你也別太放在心上……」「貢久，什麼事？」周靜自以為選好時間出現。

「周靜，幫我執拾可以嗎？」見貢久沉住氣，仍難掩怒火，周靜隨即殷勤地替他收拾，婦人不停打量她，突抽泣起來：「你該懂事了！你兩個哥哥都成家立業，搬出了，家裏只剩我一個，你爸又跑掉……回家陪我好嗎？」貢久像看穿了她的西洋鏡，對她不瞅不睬。

周靜翌日回店，見貢久的母親站於店外，不忘叫了聲伯母。

「這小鬼一點都不長進！這麼久還不開店！」

貢久回店時，見周靜與母親談得甚歡，轉身便走，眼前突出現幾名大漢，強行將他推入房車。

田園中豎立幾座三層洋房。貢久禁錮於二樓，他提起椅子，將露台的玻璃門擊碎，向下望，見大漢正在監視，只得步回房中，見周靜進內：「你媽也到晚年，就順她吧。這裡不錯！總比留在精品店好……」

貢久惱羞成怒，突將她抱起，丟出露台，周靜剛好被大漢接著，貢久向下吐了一口。

「你以後甯對周靜動粗！」見貢久竟不發一語，婦人轉而與周靜談話，然而飯桌上只有她的聲浪：「生兒不一定好吖！看他兩個哥哥一個都沒用！大的書讀不成就跟人成家立業，小的當什麼義工，一年都不回來一次！不想想錢全都是他們老爸的！」婦人指向貢久：「你別看他挺正常！他中學時就搞基！」

周靜頓時愕然，貢久瞪過去，卻沒反駁。

婦人突有感而發談起丈夫：「我跟妳說，他爸最差勁！無端大病一場！害我們到處奔，找名醫！以為沒望了，去看遺囑，誰知過幾天突活過來，精神不錯，卻胡言亂語，說佛祖不許他死得這麼容易，要他化緣，然後買來一大堆佛書，整天死困在家……」

「你夠了吧？全家都罵完了！」貢久終忍不住。

婦人瞪向他：「我叫你出聲嗎？」繼而轉向周靜接續下去：「他卻發現那是西藏的一個大師！怎麼可能？我說他病瘋了，他就跑去了！」

婦人眼瞪得極大：「西藏有高山症！我想他大概捱不了！現在不知死在哪兒！那邊連親人都沒了！看誰幫他辦喪！」

貢久暗諷道：「你用得最多，該去替他辦喪吧！」

婦人站起指罵：「你說什麼！不肖子！你叫我什麼？你爸死了嗎！」

見兩人對罵，周靜不敢發一言。

「反正他遲早給你的裂嘴咒死！唉！到了西藏當心高山症！那邊連親人都沒了！看誰幫你辦喪！」

婦人怒髮衝冠：「好！你跟我一起去找他！我要將你說的那番狼心話告訴他！」

「看誰先把他氣死！」

婦人突轉向周靜：「你也一起去！」

周靜面有難色：「那麼……」

我慢

一雙少年的手將大疊人民幣投進佛像前的香油箱，上師於不遠處凝望。

「請你別在寺內拍照！」天敦聽見上師大發雷霆，便架起眼鏡，走至大堂。只見少年一手將相機貼面，不停向四周浮游，還用閃光燈，另一手則拿燃燒著的香煙。「請你別抽煙及拍照！」少年的相機對向天敦，停下閃了一張。他的眼睛一眨，少年已將相機拿下，深吸一口煙，然後將香煙放進佛像前作供奉的小酒杯，嘴內的一口直噴向天敦的臉。天敦的眼鏡一片朦朧，卻認得眼前人。

鏡上的煙霞盡消，貢久的容貌清楚可見。他的面上絲毫不憤恨，那天的事像不曾發生過。

天敦一臉嚴肅：「寺院五時後禁止遊客進入！」

貢久望向上師：「我是信徒，今晚打算住下來。」再將錢投進箱內。

「我們不歡迎偷錢的信徒！」

貢久聽罷笑道：「你竟猜到！」

天敦一時無話，沒想到他會承認，還露出一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樣子。

「我們明天會外出參加辯經大會，這裡不留外人，你明天也得離開。」

貢久望向上師：「明天的旅費全由我付，那我可以去吧！」

兩人坐向喜瑪拉雅山，天敦欲言又止，像抑壓著什麼，坐了一會，終歸將捍仁的證件照遞給貢久：「這是從壽兒的錢中拿到。」

貢久放回腰袋中，依舊抽煙。

天敦半閉著氣：「地圖、錢和零食……都是你的？」貢久望向別處，提出另一支煙：「忘了。」

「我回來後，一直在想，那個時候……你這小混混真害得我夠了！」

貢久聽罷仰天啼笑：「你可不想想，要不跟著我，你還能跑回來？」

天敦突抱緊貢久，他一時來不及反應，香煙從手中脫出。

無明

廟內聚集各地喇嘛，天敦一行人算是較遲的一批。寺院內一片昏暗，從內傳出的責罵聲卻異常清晰。

貢久聞聲隨即轉身離開。

「你跟我回去！你看！貢久的女朋友都來接你了！」天敦聽罷望向，卻不見貢久。

老喇嘛一臉煩惱：「唉！這不是妳來的地方，妳也別太干涉兒子的事了！」

「他現在有女朋友不好嗎？」婦人依舊理直氣壯。

「他當初為何離開？你反省一下，這是他的選擇！我們就不懂支持他嗎？」

婦人面色一變：「你說什麼……你不就是叫我支持他搭上男人！」婦人搶去周靜的瓶裝氧氣，猛然擊向老喇嘛，破口大罵：「你這老頭！你病瘋了！」

貢久衝上前，奪去婦人手上的瓶裝氧氣，扶起倒地的老喇嘛，手伸向有陽光的地方，上染有血。

眾喇嘛愕然走上前，吵嚷一輪，便靜坐念起咒。

婦人直望向他，貢久默然站起，背向著光，看不到他面上的表情。

婦人正於拘留所與兩兄細訴著，貢久與周靜坐於身後，婦人呼喚他，兩兄以陌生的眼神回望，然後坐開。

婦人收起平時辱罵的態度，轉而微笑：「貢兒，我很久沒見你笑……」

貢久板著臉，周靜微推他。見貢久沒意思回應，貢母將笑容收起。

大兄按捺不住，走上前揪起貢久：「混蛋！老媽叫你笑一聲也不太過份吧！你總是要令大家過不去！深圳杭幫的小混混！你以為山高皇帝遠？出一點兒錢就查出了！再使些錢你就坐牢了！」

貢久橫視眾人，便默然徒步離開。

天敦一直站於門外，見貢久步出，沒說半句便擦身步至遠方，便大叫道：「去哪兒？」

貢久從遠處叫回：「你甭理！」

天敦燃起香油，眼不離窗外的暴風雪。

男人狼狽地走進寺院，手著周靜，聲挺大：「他是不是在這兒？你肯定嗎？」天敦聞聲走出大堂，驚見周靜與貢久的二兄：「什麼事？」周靜嘴唇一直發抖：「貢久他從那天就不見，不知在這裡還是在哪兒……」天敦半開玩笑：「你別替他擔心！這傢伙走到哪兒就住到哪兒，生命力挺強！」二兄搭著周靜的肩：「就是吧，別急！過幾天他自然出現嘛！」

天敦望向兩人，若有所思。

眾喇嘛盤膝而坐，正專心地念經，獨天敦瞪著眼，面向佛像前的香火發呆。突驚覺自己不在念經，即緊閉起眼。佛像前的香火差不多燒盡，天敦再瞪著眼，回復呆望狀態。窗突被風雪撞開，驚動了眾人，兩三個喇嘛上前合力把破舊的窗關上，天敦瞪向窗外的暴風雪。

暴風雪的灰白色掩蓋景物，天敦於風雪下緩行各處尋找……

極樂

「你好！」女主持拿著麥克峰，對向正在煮食的喇嘛。這突如其來的探訪，令他不知所措，而且還是在阿里邊界這無人之地，只有一群相伴的牛羊。

「這種遊牧為生是世代相傳嗎？」

「不是……我們只過了這種生活不足一年……」

「好令人懷念的香味！」

鍋內的竟是西式煎蛋。

「怎麼不是羊奶風乾肉？」女主持大感離奇。

「這傢伙吃不慣！」喇嘛向正在俯身沉睡的男人瞧了一眼，然後靦腆地說：「是我的旅伴……本是國內人。」轉向女主持：「沒什麼要問嘛。」

女主持道謝後，然後面向鏡頭，搖頭作了做中止的手勢：「再來一次！」

